

A person wearing a wide-brimmed straw hat is holding a large, ripe orange in front of their face. The orange is partially cut open, revealing its segments. The background is dark and textured, possibly foliage. The overall lighting is warm and focused on the orange.

EVELYN WAUGH 著・麥倩宜 譯

夢斷白莊



皇冠
CROWN

註冊商標第173155號

皇冠叢書第八六一種
當代名著精選之一〇四

夢斷白莊
BRIDESHEAD REVISITED

原 著：EVELYN WAUGH
譯 者：麥 倩 宜

發行人：平 鑫 濤
台北市第3300號信箱
電 話：7003422
出版經理：張 柱 國
出版者：皇 冠 出 版 社
台北市第3300號信箱
郵政劃撥10426帳戶
電 話：7003422
登 記 證：局版台業字第1059號

編譯委員：張 時·彭中原·茅及銓
趙爾心·雲 菁·余國芳·林靜華
鍾衍倫·戴國光·湯新華·林少岩

編輯顧問：陳麗華

策 劃：施寄青

主 編：陳曼華

美術設計：吳璧人·林莉娜·楊呂蓉

校 對：曾英珠·劉秋城·鮑秀珍

印 刷 者：皇冠印刷有限公司
台北市基隆路2段55號
電 話：7071139

第一版：中華民國七十一年九月
著作權及版權所有·盜印必究

A person wearing a wide-brimmed straw hat is shown from the chest up. A large, ripe orange fruit is balanced on top of the hat. The person is wearing a light-colored, possibly striped, shirt. The background is dark and textured.

EVELYN WAUGH 著・麥倩宜 譯

夢斷白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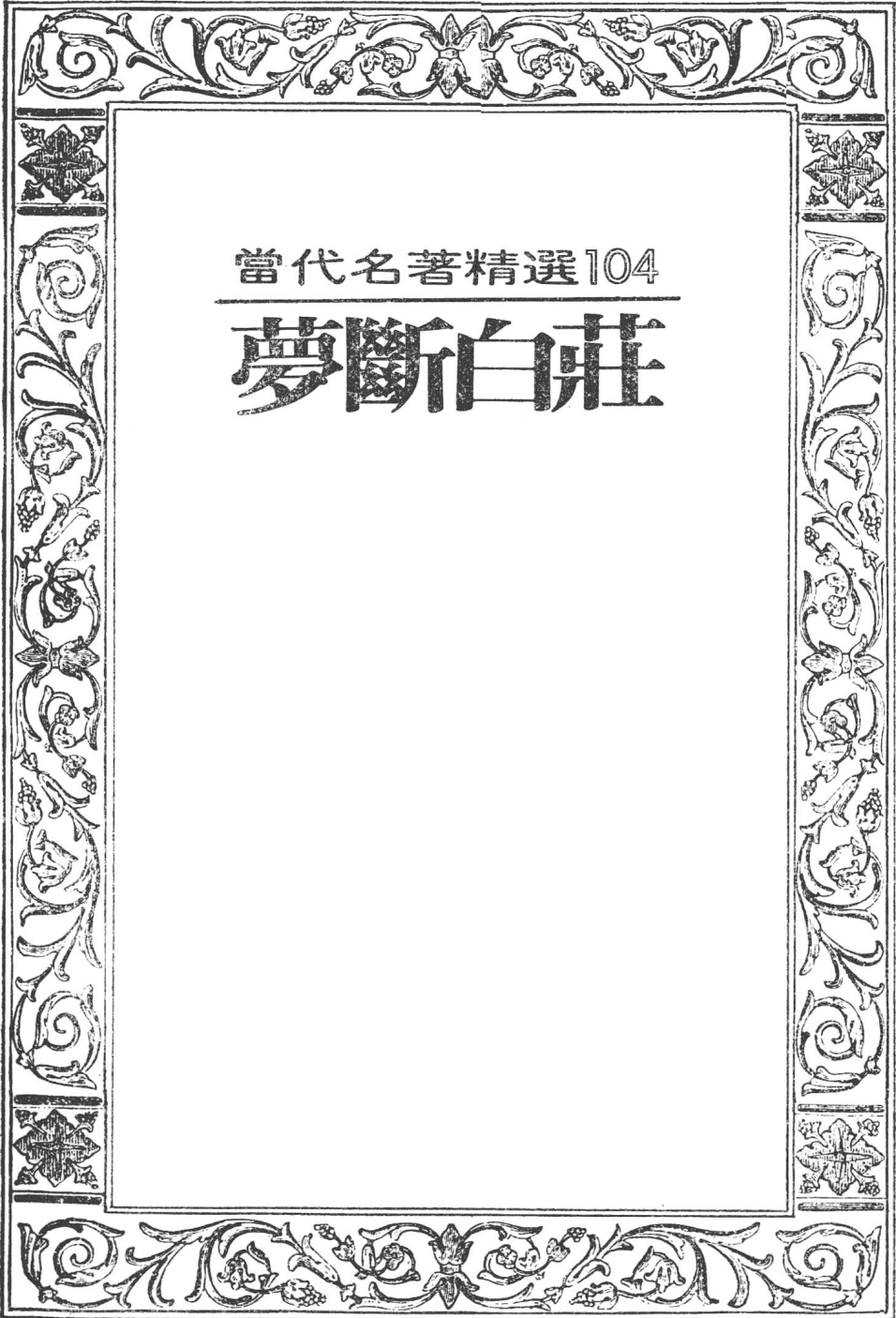


EVELYN WAUGH 著・麥倩宜 譯

夢斷白莊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當代名著精選104

夢斷白莊

主要人物表

雷察爾 (Charles Ryder)

——牛津大學藝術學院學生，後輟學任畫家。

費白羣 (Sebastian Flyte)

——牛津大學學生，馬區曼侯爵之子，與雷察爾同學。

費莉亞 (Julia Flyte)

——費白羣的妹妹，活潑美麗，嬌縱任性。

費柏萊 (Brideshead Flyte)

——馬區曼侯爵長子。

費黛拉 (Cordelia Flyte)

——馬區曼侯爵么女，開朗聰明，富有愛心，虔誠的天主教徒。

費亞列 (Alex Flyte)

——馬區曼侯爵，多年來旅居異國，行爲放蕩。

費熾莎 (Teresa Flyte)

——馬區曼侯爵夫人。

布松尼 (Anthony Blanche)

——雷察爾及費白羣的同學。

雷杰波 (Jasper Ryder)

——雷察爾的堂哥兼學長。

崔瑞司 (Rex Molttram)

——英國政客，費莉亞的丈夫。

葛先生 (Samgrass)

——馬區曼侯爵夫人的親信，負責監督費白羣。

凱露 (Cara)

——馬區曼侯爵的情婦。

莫莎蘭 (Celia M)

——雷察爾的妻子，典型的英國淑女，優雅美麗。

莫坡埃 (Boy Mulcaster)

——雷察爾大學同學，莫莎蘭的哥哥，是個遊手好閒的貴族子弟。

我抵達山頂上的步兵第三連戰線時，不禁回顧山腳下晨霧迷離中的營地。我們於那天開始撤離。三個月以前軍隊初到此地時，這兒還是一片冰天雪地，如今第一葉的春樹已自枝頭萌發了。此時此刻我付道：無論未來我們將遭逢何種荒涼的景象，都不會再比眼前的事物更令我畏懼。在此，我沒有留下絲毫美好的回憶。

我與軍隊之間的愛在此已消弭於無形。

這兒是電車軌道的終點，從格拉斯哥來的疲憊軍人便一路歪在座位裏打着盹，直到車掌叫喚後才醒過來。從車站到營門還有段距離，正好可供他們於途中整理衣衫，戴好帽子，以便能儀容整齊的通過大門崗哨。在這四分之一公里的道旁，混凝土逐漸消失了踪跡，取而代之的是綿延的草地。這裏可謂城市的最外圍，住宅區漸漸遠離了人們的視線，河流的腹地於焉開始。

營地的所在地原本是草原與耕地，農舍仍佇立在山谷中，如今已權充爲戰地指揮部；果園四周傾

塌的牆上依舊攀滿了常春藤；園中的果樹多半還能倖存。軍隊未來之前，這地方就注定遭到毀滅。即使再過一年，這兒的農舍、圍牆及蘋果樹也無法恢復舊觀。寸草不生的土地上已築了約半里長的混凝土公路，路的兩側也依照都市計畫，各掘了兩條溝。兩年後，這裏便會成為市郊的一部份；然而我們曾在此過冬的小屋此刻却不得不靜佇一旁，等待被毀的命運。

再向前去，便是在濃密的樹林中若隱若現的市立瘋人院，院舍四周圍着鐵欄，氣派的大門也使得我們營門兩邊簡陋的鐵絲網圍柵相形見绌。天氣晴朗溫和時，我們便可望見那批神經病患在院中整潔的小徑上和草坪上漫步，他們都是協助佔領軍的人，如今却都放棄了無謂的掙扎，一個個消除了疑慮，放下了職責，他們無疑是這一進步世紀的法定繼承人，現在正輕鬆愉快的享受他們的繼承權。軍隊行經過瘋人院時，兵士們常常隔着鐵欄朝裏面的人高聲問好：『爲我留張溫暖的牀，夥伴，我隨後就會來的。』——然而新近到任的胡排長却帶着妒意的說：『希特勒會將那些人送進煤氣室的，我們該從他們身上得到一些教訓才是。』

我領着一連精壯的弟兄於隆冬前進，自從我們從荒野行進到這一造船區域時，行伍中便傳說我們終於要調派到中東去。一天天就這麼過去了，我們開始清除積雪，剷出一塊閱兵場，兵士們也由失望轉爲絕望。他們流連在煎魚舖的香氣裏，沈迷在非戰時的工廠放工笛聲及舞廳的樂聲中。逢到休假日，他們若在街上遇見長官時，總偷偷溜到街角，不願與長官打照面，唯恐向他們敬禮，會在新女朋友面前失面子。連長辦公室裏也不斷接獲許多鷄毛蒜皮的報告，以及要求離去訴願書；每天清晨天色微明時，總會有哼哼唧唧裝病的人，要不就是板着臉，瞪着眼，牢騷滿天飛。

而我却得專心的安撫弟兄——我連自己的忙都幫不上，又怎幫得了他們呢？率領我們的上校已晉官升級，遠調他處，新來的上校年紀較輕，人却沒以前那位和藹可親。我們這批人是戰爭爆發時一同受訓的志願軍，如今却落得冷淡蕭條——死的死，傷的傷，有的升遷至別個戰場，有的調去担任參謀人員，還有的志願担任特種任務，有個在前線自殺了，另一個接受軍法審判——這些人的缺額都由徵兵遞補上了；近來康樂室裏的收音機總開得震天價響，大夥的啤酒也喝得很兇；如今的情況已和以往大不相同。

我雖才三十九歲，却自覺開始老化。一到晚上，我便感到渾身僵硬疲憊，不想出營一步；只想躺在椅上看報紙，晚餐前總是喝三杯琴酒，不多也不少，聽完九點的新聞後便立刻上床。起床號吹起的前一小時，我總是睜着眼睛躺在牀上，心中焦慮不堪。

我最後一絲愛意便是在此蕩然無存的，至於如何消逝法，那倒沒什麼要緊。不久前的一早，我循例在起床號響起前便醒了；我躺在床上，瞪視着眼前那一片漆黑，耳畔聽得同室四位室友的鼾聲及夢囈，心裏却反覆思索這一天該做些什麼——我該派那兩位下士去接受武器訓練課程嗎？我該讓一大羣屬下逾假不返嗎？我能信得過胡排長，讓他帶着志願班出外探勘嗎？——我躺在黑暗中，突然驚恐的明白：長久騷擾我內心安寧的感覺已然死去，那一刻，我的感覺便如結婚已滿四載的丈夫，猛的驚醒到自己對一度深愛的妻子已不再有慾望、柔情或尊重；再也不能以她的伴隨為快樂，也不想取悅她，對她的做法、說法與想法更不再感到好奇；根本沒有心去把事情處理好，却對這種關係的破壞毫無自責自疚。我對這種婚姻幻象的消失太瞭解了；我和軍隊的關係也歷經滄桑，告一段落。從建立關係之

初以至於今，我與她之間除了法律、責任及習俗的冷漠約束外，實在已毫不相干了。我已在這齣家庭悲劇中鞠躬盡瘁，早先雙方之間的口角已愈演愈烈，對方的眼淚已逐漸失去了效力，即使言歸於好，那感覺也不似昔日的甜蜜，最後兩人的關係終於變成了漠不關心及無情的謾罵批評，各人也益發相信錯不在自己，而是在當初所愛的人身上。我抓住了她語調中的憤懣，甚且學會了刻意的挑剔；我還發現了她眼神中流露的漠然與憎惡；以及她嘴角那兩撇自私自利的冷硬線條。我一天的認清了了她，就好像得認清請來的管家婦一般，就這麼日復一日，一轉眼竟達三年半之久；我認清了她那種自甘墮落的行事方式，她那一成不變的魅力，那強烈的妒嫉心及自私的作風，還有說謊時緊張兮兮的扭着指頭的動作。如今她已魅力盡失，對我而言，她彷彿是一個不相干的陌生人，而我却因一時的愚昧，竟讓自己陷入她的束縛之中。

因此，在這出發的早晨，我對於我們的目標根本漠不關心。我會克盡職守，但也僅止於服從命令罷了。我們奉命於上午九點一刻到附近的鐵路搭乘火車，每人背着口糧；這便是我需知道的一切。本連的副指揮官已和先行部隊一起行動。連上的庫存品也於前一天打點清楚，胡排長受命查核細項。全連官兵將於早上七點半在營房前接受校閱。自從一九四〇年我們誤信自己必須堅守多佛海峽上的法國港口加來後，就不斷經歷過無數個如此倉促的早晨。我們每年都要調動個三、四次，這一回，我們的新任指揮官更加強調了『安全』，甚且不厭其煩的下令大家拆除制服及車輛上的軍階標記。他說這是『在機動情況下的寶貴訓練機會。如果我發現有任何女性在目的地等候我們的話，我就知道一定有人走漏了軍機。』

炊事房中的煙氣冉冉上升，化爲一縷薄霧，營地中一片混亂，活像多年以後被一批考古學家大肆挖掘過一般。

我想未來學者的發掘報告中一定這麼記載着：

此番的挖掘顯示二十世紀的奴隸社會以及繼之而起的無政府社會間的關係。這兒曾住過一批擁有高度文明的人類，他們懂得開鑿水溝系統，會建造混凝土公路，最後却被另一低等的種族所侵略。後繼的侵略者的作為可由婦女毫無個人的飾物，以及死者被移至遠離人居處的地方集中埋葬之事實可見一斑——以上都是原始人的確切表徵……

我一轉頭，對士官長說：『胡排長在嗎？』

『我一早上都沒看見他，長官。』

我們走進搬卸一空的連長辦公室，發現玻璃窗又破了一塊。士官長說：『這是夜風吹破的，長官。』

（所有的損毀記錄上都這麼登記，要不就是：『這是工兵實習時弄壞的，長官。』）

胡排長走了進來；他是個臉色蒼白的青年，頭髮不分髮線，一概往後梳，說話帶着平板的密德蘭口音；他來連上才兩個月。